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

### 第八回 無理取鬧與法開戰 有冤難訴沉海無蹤

卻說約翰王自假慈母的愛顧，得做了皇帝，荒淫無度，窮奢極欲。今日加稅，明日增租，差不多地皮都要划穿，還是不夠他的揮霍的。又對自己的藩臣，親近的貴族硬拿出幾個名目，要他捐錢。這稍有心肝盡忠王室的臣下，也有面陳的，也有上奏的，極言苦口，勸王不要恁樣。約翰王不特不以為然，卻罵他們不知大體。有三兩個說得稍稍激烈的，卻被他嚴譴。忠言逆耳是一定道理的，約翰王就要把他們疏遠，全用這種奴顏婢膝、希意承旨、無廉無恥的人做自己心腹。這個時候，稍為見機的都結舌不敢說話，天天歎世運不好，太息痛恨罷了。這約翰的姪子亞疏係王兄遮阿輔裡瑪丁的長子，本該登王位的太子。後來約翰借他母親的勢力，奪亞疏的權利，自己做了皇帝。亞疏這時已經銜之刺骨，但是無奈他何。然約翰王廢這正統的太子還不滿意，更要霸佔亞疏的領土，據為己有。亞疏如何忍得住，正所謂迫狗入窮巷。那時亞疏遂想一法兒，要報復他。但因自己寡人一個，孤掌難鳴，正想找一個有力的做他後援。於是糾集同志，首去聯結這些銜恨約翰王的貴族。這些貴族第一是為自己計，第二是為亞疏抱不平，所以向亞疏表同情的有好幾百人。但是錢也沒有，兵器也沒有，剛著有一千幾百人，不算勢力，斷不能與王作敵手。再與這同志的貴族密商，去乞鄰國法王腓律勃，借些兵力。於是自這同志貴族中，選舉數個可以信任又有些材乾的做代表。就選安遭、但特連幾個諸侯。亞疏與他們把衣服換過，姓名改了，偷偷離了國境。越峻阪大河的險要，一直跑至海邊，搭船向對岸法國去了。

到了泊岸，上陸後，就趕快去巴黎首府，面謁法王腓律勃。把這事情的顛末告訴法王，還請他幫助。當時法王正與約翰不對，很不喜歡約翰的舉動。就滿口答應他們的請求，留他們住在自己的宮裡。更令亞疏與他寵愛的太子路易住在一塊兒，起居飲食，兩個同是一樣。除談國家大計外，更叫他研究學問，待有機會的時候再作道理。

過了兩三個月，約翰知道亞疏的動靜，十分憤怒。約翰這時若曉得些大體，就把從前的錯謬，平日的失德，對法王賠個不是，與他講和，迎接亞疏回國，好好看待他。就有甚麼事情，也都消滅了。怎曉得約翰王還一味意氣用事，怎曉得這個辦法。只管怒亞疏潛逃外國，說他想借他國的力去壓制他，要挾他，實在可惡！又恨法王不應答應他們的囑托。忙召集廷臣，大開朝議。這些唯唯諾諾的廷臣，自然是看約翰的面色，聽約翰的主意。遂決議與法國開仗。趕忙就募集幾萬步兵騎兵，購買無數軍器。王親臨監軍，統率大軍，橫斷法國特巴海峽，侵進法國去。

法王腓律勃聽見英人來襲的報，雖事出倉猝，然早已料著有這樁事。因此開仗的事情，都已預備定了。當下立刻傳令海陸兩軍聽候調遣，即派一萬多精兵嚴守國境，選拔些有名望有閱歷的老將，俾他指揮一切。是時約翰王出一妙策，在各隊伍中選了三個有膽量，勇悍敢死的壯士，叫他來自己本營。令參謀本部密將這些計謀如此如此告訴他，與他約定暗號，命他是晚三更時候，偷偷走入敵國的城砦，見機行事，這三個壯士辱承皇帝陛下的救命，這還了得！看作無上的榮寵。還望將來立了功，這時候得些出色。越發感激效命，死膽向前。趕忙換過輕便的衣服，跑到敵營，窺問間隙。

剛剛這晚北風怒號，天陰月黑，對面咫尺就不能瞧見。那時法國的將官士卒以為風雨這樣利害，且又夜深，敵兵斷不能來襲的，守備防禦比尋常就鬆了許些。誰知就在這個地方吃虧。這三個壯士將這繩索先掛上城樓，緣繩直上，入他城砦，隱在這些壘後牆角，不敢則聲。等了多會，見城中闐寂，四無人聲。他們又見時刻已到，遂各分手，你辦你的事，我辦我的事。把這些火油澆上這些柴炭上面，發起火來。一陣北風吹過來，越發利害，好像赤壁燒兵的光景。約翰王覩見火燄冲天，就知得法，立刻躍馬車前，指揮將校神速進兵。這個時候，法兵狼狽逃竄，互相踐踏。跑去這邊，有火攔著；跑到那邊，又有兵守著。英國的軍隊乘勢殺去，好像山崩海倒一般，就把法國的城砦通通佔領了。這個敗仗傳到法軍處，士氣大沮，說起英軍都有很怕的神氣。英軍勢如破竹，馳驟縱橫。

法王腓律勃天天接收仗的消息，也覺灰心，以為敗軍之將出甚麼法兒也不能敵他新勝之軍。若硬戰下去，恐怕有滅亡的慘狀。不如與英國講和，將來慢慢去恢復罷。商量了好一會，打算了許多樣，乃決計派人去約翰王的本營，先結停戰的約。

卻說這時亞疏及這些改革黨更生出一種困難的事情來，是甚麼事呢？原來亞疏雖是正統的皇子，然被約翰奪他的權利，不得已領有他母親勃裡他尼的地方，萬事都要聽母親指揮，聽母親約束。他的母親究竟是婦人的見識，見當時法王腓律勃怎樣招呼亞疏，保護亞疏，卻疑心起來。恐怕法王拋磚引玉，有佔領亞疏領土的意思。遂用起家長的威權，趕著要亞疏返國，托約翰王保護他。法王腓律勃看此情形，知道不容易成功，就與英國立約，把領地的疆界划得清清楚楚。到講和完結的時候，約翰王見亞疏已落他手中，又打勝了法國，改革黨又匿跡銷聲，非復從前這樣猖獗。真以為太平無事，可以高枕而臥了，於是驕縱荒淫的本性又發現出來。今天唱戲，明天擺酒，縱欲敗度，把這政權都委任這些奸佞小人。朝綱紊亂，王室凌夷，所有法律號令都不出「勞民傷財」四個字。這人民只管受苦，只管被魚肉，若隕深淵，沒有告訴的地方。

這些貴族見約翰王太過無道，再將王殘虐壓制的情狀告訴法王腓律勃，將來辦改革的事情乞他幫忙。法王腓律勃恨約翰很切骨的，平時臥薪嚐膽，常望有機可乘，去報復他，得雪會稽恥辱的。故一聞貴族這番說話，正打著他的心坎，立刻就答應他。當下籌策軍略，編檢軍隊。發一軍令，要隨時可以調遣，隨時可以出兵。

卻說亞疏這個時候年紀也稍成長，智識也漸長進，更想遂自己的初心。心中別沒有他想，天天策畫這樁事，以期必成。忽聞法軍要侵進英國，好像蛟龍得了雷雨，輒耐得了江水，喜歡到如獲異寶的一樣。直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在宮中走脫出來，投法軍去。這時法王腓律勃見亞疏堅忍不拔，歷如許艱難險阻，總沒有一點兒的頹唐，少變些節操，很贊賞他，越發熱心為他盡力。再把他的女兒嫁了亞疏，更給他安遭、緬兩州，備極懇懇去款待他。

約翰王見亞疏私自逃脫，已有幾分猜疑。百方偵探，連影兒都不見。過了數日，有知道反叛的貴族往訴法王及亞疏投了法軍的事情，去告訴約翰。約翰聞這些改革黨，再要請托法國，圖謀不軌，大吃一驚。即開朝議，商量辦法。當日與會的是英格拉治格尼、安流卑爾、欽康、茄拉路、亞遮斯、遮阿輔裡瑪丁、希律勃瑪、遮阿輔等。這幾個各陳大計，有要防禦內地，以防法軍來襲的；有要嚴整軍備，出法國不意，突進他的國境，去拿亞疏等一群人的。後來卒決議侵襲法國。突然出數萬精兵，向斯拉波進發，襲擊亞疏。

法國迅雷不及掩耳，一切沒有防備，就被他把亞疏以外的改革黨與貴族等一個一個拿住，檻送本國去了。再將亞疏監禁在輔華萊士城內，後來生死如何，沒有一個知道的。據道路的傳說，有說約翰王已縊殺他，沉他的屍骸往西因河去了。這約翰王稟性這樣殘虐，舉動這樣無道，這等事情固在意中。獨可憐這一個正正當當的正統太子，吃了許多艱苦，並沒有達得半點兒的目的。卻遭約翰的毒手，做了西因河底的藻屑。豈真皇天還未悔亂嗎！古語有說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」，天不是不保佑改革黨的，特要磨折他，困厄他，等他們可以擔當重任，不要志行薄弱罷了。

卻說亞疏沉海的風說傳播起來，亞疏領地的勃裡他尼的人民一面憤約翰王的無道，一面悲亞疏的慘死。恨的恨，憤的憤，都想把約翰王的肉食了才得甘心，沒有一個不說不為亞疏報仇是沒人心的。但是力有不逮，不得已再請法王，把約翰王的無道不公平的裁判。法王就答應他，即召英王約翰來法國的裁判法廷。但這驕驕傲慢的約翰，如何肯去！法王腓律勃越發認約翰情虛畏審，更去運動羅馬法王，得他的同意，就發一張宣告，要沒收他在法國境內的英國領土，算償過他的罪惡。這時約翰王總不理會，還召齊伊西卑拉與及宮中的美人，天天歌舞，歡笑玩耍，很像沒有宣告的事一樣。法王趁這機會，大集兵力，佔領約翰領地奴孟的全土。再轉軍西向，併吞安進、疏安、特連、波特這幾州。法國於是闊綽起來，版圖大擴，勢力大張，好像初升的太陽。

至約翰國勢如何，有回心改意沒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